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近代中日古籍的移動及其背景

中日書籍往來的歷史十分悠久。一方面，中國的使者、留學生、僧侶及商人把中國的古籍帶到日本去，另一方面，到中國的日本人以及到長崎工作的中國商人亦會把日本的書籍帶回中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陳捷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簡述了近代中日古籍交流的背景及情況。

明治前期中日古籍的往來

日本江戶幕府統治期間，從寬永16年（1639年）始，到嘉永6年（1853年）為止，實行了所謂的閉關鎖國政策，為了取締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傳播，他們將與國外的貿易關係只限於平戶和長崎；除奉書船外，嚴禁一切船隻出海航行，並禁止日本人通航於海外，極大地阻礙了日本與外界的交往。明治維新以後，國禁大開，一些關心海外的人士紛紛打點行裝出遊，通過學習西方，落後的封建制度得到改革。留洋的知識分子，如：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把西方文化、典章制度以及技術帶回日本，「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了物質與生活習慣上西化的轉變外，日本人的思想與觀念亦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此外，西方外交官、外國人教師、旅行者等亦相繼到日本工作及旅遊，間接造成了日本古籍的外流。比方說，英國外交官薩道愛之助（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於1862年至1900年間均逗留在日本，1900年至1906年轉任駐清公使常駐北京，他便順理成章地把日本的書籍帶到中國，後來又把中日的藏書都帶回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圖書館等。

陳捷教授指出，明治初期日本所在的古籍亦會透過旅行者及商業渠道出入中國。長崎漢方醫生岡田穆（1820-1903）在其旅行日記《滬吳日記》中便曾提及自己曾於明治五年（1872）訪問上海、蘇州。他依其所見所聞，客觀地以旁觀者、局外人的視角記述了中國社會各行

各業的狀況。他對中國的醫藥古籍特別有興趣，對兩地這方面書本的交流作出了貢獻。而三木佐助（1852-1925）回憶錄《玉淵叢話》（1901）有載，他與住在神戶的廣東華僑麥梅生合作，於1871至1879年間在廣東銷售日本進口書籍，也出售了《外台秘方》、《東醫寶鑑》（享保9年官版）、《醫宗金鑑》的和刻版本及其他在中國已經絕版的書。1877年，日本人岸田吟香於上海成立樂善堂，翻印中文典籍出售。當時，中國的主流出版物是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但這些著作多為木刻印刷，卷帙浩繁，不便攜帶，及至岸田用銅版活字，印刷小字袖珍本之後，因攜帶便利，吸引了全國上下爭相購買，並運至海外，大大促進了中國書籍在日的流通。

藏書家及公使的古籍蒐集

方功惠為清朝時有名的藏書家，他任廣州通判時便注意到自日本傳來的漢籍，於是在光緒初期便遣人赴日蒐集善本，購得諸如日本曼珠院、尾張菊地氏、知止堂乃至佐伯文庫之舊藏。佐伯文庫為日本著名私家藏書，其歷史甚至早於中國的天一閣，館藏豐富。他在廣州建有「碧琳瑯館」、「十文選齋」、「玉笥山房」等，藏書數目達二十餘萬卷，部分藏書現流傳至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方功惠是最早關注日本所存之古漢籍並積極蒐集的人物，比楊守敬至日本訪書還早數年。

根據陳捷教授介紹，清國公使館的設置與古籍蒐集活動始於1877年11月16日，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經方及汪鳳藻等公使均積極從日本蒐集漢籍，並因此造就了楊守敬著名的訪書活動。楊守敬（1839-1915）出生於商人之家，24歲中舉，唯此後多次到北京參加會試均落第。在此期間，他有機會與在北京學者文人交流，大大擴展了學術方面的見識。1880年4月，楊守敬再次會試落第，於是他便受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攜家前往日本。他注意到日本傳存中國古籍的情況，於是開始收集。在《鄰蘇老人年譜》中，他表示：「先



■楊守敬

是余初到日本，遊於市上，多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1881年，楊守敬正式成為公使館隨員，隨着他與日本朝野人士（森立之、向山黃村、町田久成、島田蕃根等）交際範圍越來越廣，他的古書蒐集收穫也越來越多。1882年，何如璋歸國，黎庶昌赴日繼任駐日公使，楊守敬撰《日本訪書緣起條例》，得到黎庶昌支持。黎庶昌決意編撰刊刻《古逸叢書》，並委任楊守敬全力董理其事。「守敬日與刻工磋商善惡，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晷。」除了公使館日常事務之外，他還搜求校勘古籍和監督指導刊刻工作。光緒八年至十年，楊守敬協助黎庶昌刻成《古逸叢書》，共二十六種，計二百卷，多為當時國內已失傳的秘本。1884年，他攜帶數十萬卷藏書回國，收穫驚人。

結語

陳捷教授表示，明治後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訪日的中國藏書家包括有李盛鐸（1859-1934）、羅振玉（1866-1940）、繆荃孫（1844-1919）等。他們都從日本搜獲不少中國古籍，對近代化圖書館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亦有可聞

■文：龔敏迪

東京閒逛記

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移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從日暮里到魯迅求學過的新宿弘文書院舊址也沒有幾站路，下了車，很快就找到了位於新宿區西五軒町二十號的舊址。接着又去了神田一帶，陳獨秀第四次到日本，就住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番地的清壽館，他曾和章士釗、蘇曼殊住於一室。魯迅在文中還提到「門房裡有幾本書賣，有時還值得去一轉。」的中國留學生會館，也在神田區駿河一鈴木町18番地。而本鄉西片釘十番地呂字七號則是魯迅兄弟與同鄉許壽裳等五人合租的「伍舍」舊址，那是一座附有小庭園的體面屋舍。據說：該屋原係文豪夏目漱石壹度租住過的地方。這就是魯迅、周作人兄弟身後唯一在東京存留下來的遺址了。它夾在新的樓舍之間，且在另一幢屋子之後，所以不易尋找。在這一帶徘徊，很容易回想起近代中國人通過日本，開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時的情形，「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門亂；問間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等等眾生相也似乎呼之欲出。

日中友好會館的「後樂寮」，與中國留學生會館不同，它的前身是建於1937年的舊「滿洲國」日本留學生寮，門前一對由日本人雕塑，替代石獅子的「狍犬」石座上隱約有幾個字，拿紙折下來一看，卻是：「昭和十三年四月竣工，滿洲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寄贈」幾個字。1953年設立了善鄰學生會館，作為「滿洲國」留日學生輔導協會的殘餘財產繼續運營，直到1984年，善鄰學生會館建築被拆除，建起了現在的日中友好會館，由中日雙方共同經營管理。帶領我們參觀的蔣老師說：日本人特地選



■「後樂寮」門前。

作者提供圖片

擇賣豆腐的張景惠做總理，以便利用他的無知和聽話控制滿洲。賣豆腐不過是他小時候跟着父親做的營生，長大了他先是投靠了張作霖，曾任奉軍副司令、軍政部總長等職。「滿洲國」首任總理鄭孝楨被日本人免職後由張景惠接任，他一幹就是十多年，可謂「滿洲國」政壇的不倒翁了。本莊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電報中說他：「在滿洲有一定聲望，但毫無學問，又無大志遠謀，手下盡阿諛之輩，全無人材之所言。臣等為我帝國一貫政策速達目的計，必使此等人物為圖利用可也。」他的唯一資本就是聽話。

緊貼着後樂寮的，是明遣臣朱舜水參與建造的小石川後樂園。抗清復明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被水戶的德川光圀日從長崎聘為國師，日本學者、達貴也紛紛登門求教，或執弟子禮，或聽其講學。梁啟超曾經評價他說：「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博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功勞實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圀著編撰《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大政奉還，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大業，光圀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圀之學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對日本維新致強有很大的影響。」梁啟超還說：「中國儒學化為日本社會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以《大日本史》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水戶學，深受朱舜水的影響。不僅如此，梁啟超在《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還說：當年中國留學生讀到他的著作時，「震驚有如觸電，激起了對舜水的崇拜，在思想上對辛亥革命促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走進後樂園的德仁堂，可以看到德川光圀崇拜的伯夷叔齊像，而丹月橋、西湖堤，則完全出自朱舜水的設計，也表現了他難以忘懷故國的情思。直到他為自己做棺材的時候，還不忘有朝一日清虜敗亡，能夠歸葬故國。日本一向把來日本的移民稱為「歸化人」，但朱舜水稱日本必謂「貴國」，在《上長崎奉行書》中，他還強調：自古君滅國亡以後，大臣出奔他國，「太上郊迎，賓之師之，其次廢餼臣之。」如果不能為賓為師，他寧願另去別處，「當不煩閣下之廢餼也。」正如孟子所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這大概也是東京大學農學院內，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的石碑，來紀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五）



易經是一本很深奧的書，不是我能讀得懂的。但如果結合注解來讀，也明白了一些顯淺的道理，事情必定有兩面。所以每卦都有凶、吉。只有「謙卦」是全吉的。因而我也學習作謙謙君子。

素仲並書

易經讀罷掩卷思
從前未能釋懷事
卦卦皆解往日疑
今後謙謙作君子
癸巳元月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11月起在《都市日報》撰寫《拾花時候》專欄。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手寫板

愁苦人生——記表姐兩三事（下）

二

自姨媽一家搬去香港後，我和表姐再沒有生活的聯繫。

我記得，姨媽一家去香港生活的消息，很快傳遍漁民聚居地，在周遭掀起一些騷動，好像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人人對姨媽說，香港香港，豎起大拇指。姨媽臨離開前，鄰居都走來祝賀，姨丈還因此哈哈大笑，大飲而醉。

後來，聽母親說，細姨丈知道如果在油麻地避風塘買一艘住家艇，經政府登記後，就可以上岸，住在政府興建的房屋，就提議與姨丈合夥購買。就這樣兩家人一同擠住一小艇中。可以想像表姐當時的活動空間，既不能上岸，終日只是在小艇流連，雖然細姨媽有一女兒，但她比我還小，不能當作同伴嬉戲，還需照顧。聽母親說，表姐被打是家常便飯，說時，母親嘆息，她是命苦的，有一次，表姐不小心將一隻匙羹跌落海，姨媽竟然怒不可遏，不單打她，還推她落海。表姐雖是漁民子女，卻不懂游泳，不斷喊救命，驚動細姨丈，下海救之，才挽回一命。後來兩位姨媽都如願以償，搬去大窩口的徙置區。

在我入讀小學一年級時，表姐借了人家的身份證，去荃灣的紗廠工作，聽母親說，她經常取得勤工獎，病了也上班，是只知道工作的人。我清楚記得，外祖母離世，表姐也沒有回來奔喪，姨媽說，妨礙她拿取勤工獎，這不知是姨媽的強迫，還是表姐的自願。外祖母當年曾多次維護表姐，免被姨丈姨媽毆打，她不回來拜祭，我心裡很不舒服。

三

四十年前的一次見面，是表姐的婚宴。聽母親說，表姐與表姐夫只見過兩次面，就談婚論嫁了。因表姐夫是海員，為了置家，很早儲蓄一筆錢，姨丈覺得「價錢」不錯，就容允了。母親說，表姐夫雖說比表姐年長十五年，但看上去足足

■文：毛毛

試筆

■文：星池

足球

陰雲蔽日的早晨，微風拂面。小外甥身穿學員球衣、短褲和運動鞋，興致勃勃步進戶外人硬地足球場。快升小學二年級的他，對足球興趣甚濃，遂參與香港足球總會主辦的發展計劃，於暑期上十堂課。埋首假期功課之外，會在家中活潑走動的他，嘗試接觸足球活動，未知天資如何，能善用餘暇實不錯。

一群小孩，年齡相若，在教練指導下先做點伸展及拉筋的熱身運動。有人倦極思睡，大多數則像小外甥那般抖擻精神。足球最早源於中國古代的遊戲「蹴鞠」，現代足球已成為世上最具影響力的體育運動之一。小朋友來自不同學校，背景迥異，卻同是追着滾動的足球，期望學習基本的技巧與知識。喜歡足球，是純粹天生鍾情，或源於目睹父親與友人踢足球，還是愛看足球動畫而產生興趣。讓我憶起兒時在電視曾播放的足球動畫，儘管與現今小孩所看的有別，大概仍是懷有相近的感覺。

小孩們在球場上折返跑，練習一些姿勢，然後一字排開，輪流試踢球。此時，數名學員不太專心，甚至吵架，被教練斥責。隨後分組練習賽，一名小孩獨霸足球，不願交給別人，於是教練把他帶到一旁，稍作勸戒。也許，他首要學曉勿忘足球是團體運動，非一人之力能進行及勝出，須配合隊友。這亦屬人生的一課，在校園學習與同學相處，至投身社會工作，無法獨力處理全部事情，更不該自私，要懂分享。

臨近課堂完結，天愈益黑，無奈灑下微微細雨。教練認為情況尚可，便讓小孩繼續走，足球不斷滾。近期，天常陰霾，心頭如常陽光普照，心情自然開朗，如在場上富有生氣地奔跑的小孩。這天的足球課，一小時在小孩們的腳下飛快流逝，足球終要停下。解散前，教練連忙叮囑學員趕快回家洗熱水澡。途中，小外甥說認識了不少新朋友，沒言明但顯然期待數天後的下一課。

足球是圓的，未完場前是勝負難知，世事亦難料。小外甥於足球場上四處奔馳，安然無恙，怎猜到離開球場，因雨水令路上階磚較濕滑，他在拐彎後不慎跌倒，些微擦傷了手臂。貼上膠布，在家中仍舊活躍的他，在狹小空間踢其小足球，想像自己接球後在運球

過人，最後起腳射門。享受學習，因這是由自己選擇兼喜愛的暑期活動。



■網上圖片